

帮助早期肺癌患者 摆脱心灵枷锁

一个周三上午，我出门诊，挂号的患者有40多个，我尽力用最简洁、最通俗易懂的语言与每位患者解释病情，以期顺利完成工作。

“医生，我右上肺有个磨玻璃结节，您帮我看看是肺癌吗？”一位中年女士询问我。我下意识地看了下患者信息，黄女士，48岁。

“您把片子拿出来我看看。”我说。

她提起手里厚厚的一沓胶片，边清理边说：“杨医生，不瞒您说，我已经看过很多家专家了，有的说是癌，有的说是炎症，有人要我手术切除，有人要我不管它，我弄糊涂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看了看，是右上肺临近肺门的一处纯磨玻璃结节，直径约10毫米，是早期肺癌的典型影像学表现。

“您这么短的时间，为什么做了这么多CT？”

“我发现这个病1个月，至少看过四五家大医院的专家，每次就诊都复查一次CT。”

“发现后吃过消炎药没有？”

“吃过，吃了一个星期就又复查了CT”。

“复查CT有变化吗？”

“没有”。

我再次仔细对照了黄女士抗感染治疗前后的CT，确认是早期肺癌，建议她手术治疗。

“我看了这么多专家，你是第一个告诉我确切答案的。”黄女士很惊讶。她接着说：“做完手术还会复发吗？”

“不排除复发的可能，但是复发可能性很小。”我说。

随着健康体检意识的增强，胸部CT的广泛应用，体检发现肺部磨玻璃结节的情况很常见。CT首次发现磨玻璃结节建议抗感染治疗后复查排除炎症性病变，以免除不必要的手术治疗。同时，对于预期寿命不长的高龄患者，是否手术治疗需要充分评估其治疗的获益大小。

1个月5次CT检查，给黄女士身体带来了超额的射线辐射，却没带来很好的治疗选择。如何让患者正确、深刻认识这类疾病迫在眉睫。

“您的肺部磨玻璃结节从CT形态上首先考虑肺癌，且经过抗感染治疗，病变没有明显变化，考虑到您身体状况好，可以考虑手术治疗。但您病变临近肺门，需行肺叶切除才能实现根治性治疗，对肺功能有一定的影响”，我解释道。“当然，如果您近期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可以办完后再处理。这处病变几个月甚至1年以上都不会有明显变化，远期治疗效果也很好。”

黄女士听完后很坚决地说：“杨医生，我相信你，生命是第一位的，我想尽快手术。”

就这样，黄女士接受了手术治疗——胸腔镜肺叶切除，通过2个钥匙孔大的切口实现了病变切除，术后病理结果提示“微浸润腺癌，淋巴结无转移”。通过术后积极配合，黄女士术后第1天下床活动，第3天拔除引流管，第4天就顺利康复出院了。我们告诉黄女士，出院后只要注意保暖，别感冒，有痰咳干净，3个月后来复查，半年后左右即可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

3个月后，黄女士如期来到我门诊。

“杨医生，我做完手术后一直感觉气短，爬楼的时候尤其明显，平时总是忍不住咳嗽，手术刀口附近总是感觉麻麻的，还总感觉身上哪里疼，是不是复发了？”黄女士说着不禁哽咽。

“早期肺癌一般不会复发，您不用太担心，术后气短、咳嗽、切口麻木都是正常改变，慢慢会恢复。这次复查个胸部CT，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之后按体检年度复查就行。”

CT结果出来，果然没有问题。黄女士紧紧握住我的手连声道谢。

半年后，又是周三，门诊如常，熙熙攘攘，我又遇上了黄女士。

“怎么了？恢复得不好吗？”

“我恢复得很好，现在基本不痛了，平时家人同事也对我特别照顾。但我知道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肺癌患者，我也天天担心自己哪天会复发转移。哎！”黄女士略带伤感地说。

“首先，你得自己摆正位置，早期肺癌做完手术以后预后很好，按最新的研究结果，5年内基本没有复发转移的，5年后复发转移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你现在完全可以摘掉肺癌的帽子，与肺癌说再见。”

听完，黄女士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作为一名胸外科医生，通过手术治疗一个早期肺癌患者好像不是太大的事。不过，虽然患者身体已经被治愈，但“肺癌”所带来的心理枷锁，很有可能一直缠绕他们，严重影响其工作与生活。如何从心理上帮助患者彻底去除疾病影响，尽快回归正常生活，是我们工作的重要一环。

在此需要告诉大家的是，体检发现肺部有结节是常见表现，结节不等于肺癌。当肺内结节为磨玻璃影表现，也不必过于紧张，一定要听胸外科医生的专业意见，正确随访。只要能早期发现，通过微创手术治疗，很快就可以康复出院。手术能实现肿瘤根治，复发转移的可能性很小。

手术治疗基本恢复正常后，一定要回到正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去，定期复查，保持良好心态，积极面对生活就好。

湖南省肿瘤医院胸外科
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杨德松
通讯员 彭璐

林巧稚：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林巧稚祖籍福建厦门，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新中国第一位中科院女学部委员。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虽然一生没有婚恋，但林巧稚把接生的5万多名婴孩都当作自己的孩子，让人感慨和动容。50年前，古稀之年的林巧稚撰文抒发胸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今，在林大夫诞辰120周年之际重读此文，精神内核历久弥新，依旧令人动容，发人深省：

我从医已经50年了。1921年，我从家乡福建省来到北京，考入协和医学院。当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军阀的暴虐，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使中国人民深受苦难。我出于对祖国同胞的同情，抱着“仁慈博爱”的“理想”，一心想做个“救世济人”的医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社会主义的阳光照进了旧协和医院，我也获得了新生。党和人民给予像我这样的老知识分子以很大的信任和期望，人民推选我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1958年，我走出医院大门，参加了群众性的防病治病工作。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我们在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妇女癌瘤普查，发现了一些早期患者，及时为她们进行了治疗。同时，还为今后研究和防治癌瘤，积累了许多资料。这使我深深感到党和国家对人民健康的关怀。

1965年，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生平第一次走出城市，到湖南农村去巡回医疗。一次，我为一个女社员接生，陪我去的是一位当地的青年卫生员。她到产妇家里，挑水、生炉子、洗东西，忙个不停，像关心自己的亲人一样，而我却自以为是来为别人解除痛苦的，同群众感情上有一大段距离。

我想，论医术她那时还不如我，可是思想境界却比我高得多。这位卫生员和贫下中农的好思想、好品德，给了我很大教育，使我更进一步明确了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医务工作者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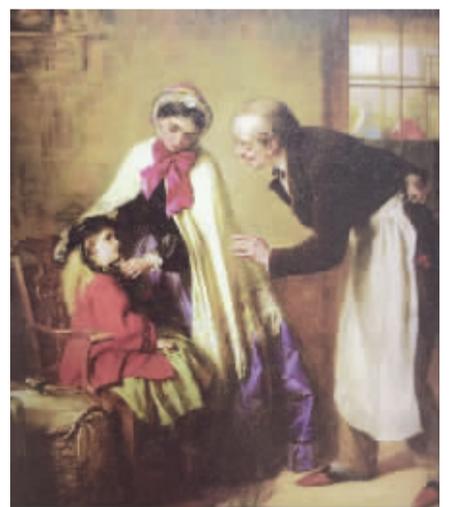
1970年，我们为一个从山东农村来的老年女社员，切除了长在腹部的25公斤重的肿瘤。我经常守护在她身旁，还请人专门做了她喜欢吃的煎饼。当她康复后，激动地拉着我的手，亲切地叫我“老大姐”，并一再感谢我们解除了她20年的痛苦。

我为祖国、为人民做的贡献还太少了。虽然我已是70岁的人了，但我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头。今后，我还要继续学习，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作者：原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 林巧稚
来源：北京协和医院公众号

第一次看牙

这幅画的作者是英国画家爱德华·休斯，创作于1866年。画面右边是一位牙医，只见他面带微笑，身体试探性地前倾着，仿佛在给孩子讲故事，他藏在身后的右手拿着检查用的牙锥，试图通过诱导孩子张嘴来施以诊疗。孩子左手摸着牙痛的一边脸颊，身子不自主地往妈妈身上靠，女孩妈妈则在安抚女儿，想让医生赶紧诊治。17世纪的欧洲，牙医还只是铁匠、理发师和小贩从事的附属职业，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如今，这幅画呈现给我们的场景早已时过境迁，口腔医学空前发展，加上麻醉技术的成熟，给患者带来的痛苦也越来越小，使患者在面对口腔疾病时不再那么恐惧。



编者：王斌全 王磊 来源：《名画中的医学》